

为新场说

□詹超音

进进出出，江浙沪今有近十处地方以“江南水乡古镇”之名联合申遗，新场在列。

申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。

黄浦江以东数千年前滩生成陆，多个集市的生成都源自盐。先是海滩晒盐，后又熬煮煮盐。煮处为“灶”，屯处为“团”。新场是新生海滩上新设的制盐场地，故谓“新场”。之后，海滩继续向东延伸，盐场跟着不断东迁。也许“迁”是必然，也许新场起始煮盐已有成熟工艺，煮盐必砌灶，再迁之地便以“灶”序列来命名：一灶、二灶、三灶……

新场成市、后又成镇绝非偶然。我在“新场人”一文里已有说到，最早来到新场这块土地上的盐工，跟着是船工，接着是商贩、工匠、戏子……成市成镇的要素是住民，密集到一定程度，自会分工，就会有更多生活色彩，你着一笔我着一墨，新场逐渐美妙。至于新场的演变历经多少年代，大致800年到1000年，滩生成陆，先市后镇，断那么清楚并无多大意义。你说你的，

我说我的，谁实锤听谁的。

自评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，本市众多市民方才晓得浦东还有这么个宝贝古镇。说不定正因为长期鲜有人知，新场才得以幸免，遭毁不多，古貌尚存。

想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看之前别乱动，扶扶可以，忌乱改乱造。

谁不想繁荣经济，人人都想。一出名，寒门热。原本冷清的新场说挤就挤，挤死了！古董、工艺品门店林立，臭豆腐、海棠糕、三鲜肉皮、芝麻糖等古镇标配几乎无缺。这都不是新场的。新场最出名的是椒桃片，但如今摆这摊儿的又是外来人。多亏新场的真谛不在街市，而是隐于井巷。高墙护着，深庭隐着。盐已无踪，盐的叙说砖墙记着。

盐，成就了新场，说新场必须从盐切入。

为了做好申遗功课，新场加紧热身，广听建议。新场必将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2023年之后，会被全世界关注。

灶头拆了，为何娘伤心

□陈志强

灶头拆了，为何娘又气又恼，伤心流泪？

乡下老宅一直空关着。五年前，独自留守老宅的八旬老娘不慎摔了一跤，手臂骨折，此后便住进了镇上的敬老院里。几乎每隔十天半月，娘就吵着要回乡下老宅去。有时，是她自己请了假步履蹒跚回到乡下老宅；有时，是让我们兄弟轮流陪着她回到乡下老家。

回到乡下老家，娘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自己动手将那顶她使用了几十年的灶头擦拭干净，又让我帮着在灶头上炒菜煮饭。我说，不是有液化气灶具吗，为啥还要用灶头？

“液化气灶头上烧的饭菜，哪有大灶头上烧的香。连那些城里的人，到乡下白相也喜欢吃灶头饭呢。”说着，她又讲起了有关这顶灶头的故事。

以前，农村家家家户户都有一顶灶头。砌灶头是一门技术活，乡家的泥瓦匠不少，但会砌灶头的却不多。好的灶头，一把柴火进灶膛， “轰”一下就着了；灶不好，柴火进灶烧不旺，烟很多，只往脸上扑，熏得人睁不开眼。

那一年，娘特地请来本地砌灶能手阿勇老伯，重新砌一顶新灶头。阿勇老伯手脚麻利，用砖垒成方体，前边留空作为烟囱，通向屋顶，后面留口作为添柴用的灶眼。忙碌了大半天，一个“二眼灶”就砌成了，一大一小，在两锅之间还有“汤罐”。烧饭时，汤罐内的水也会热，可用于洗脸洗脚等。灶头的旁边，还配上了一个手拉风箱，点燃柴火后，只要拉上几下，火焰很快旺了。

完工后，就是当场烧煮东西，既是检验灶头的质量，又是招待砌灶师傅。这时候，娘就围着灶台忙碌起来，将锅碗筷子洗刷一新，烧菜烧饭。顿时，灶台上的锅勺作响，菜肴飘香，灶下风箱的“呼呼”有声。娘忙着烧菜端菜，还不住地夸赞两句：灶头砌得好，火旺、烟少、省柴。

从此，灶台成了娘的舞台。她每天都在那里忙碌，或早或晚，拽一捆棉花秆，夹一些稻草进厨

房，坐在小凳上点着稻草送进灶膛，慢悠悠地拉着风箱。不一会工夫，一顿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餐桌。灶头上烧的“咸酸饭”最好吃，有青菜的、卷心菜的、蚕豆的、扁豆的、豇豆的等等，有时还加一点咸肉，特别是那色泽金黄的“锅巴”，我们兄弟几个常常争相用铲子捞锅巴，狼吞虎咽，那又脆又香的美味，至今难忘。

到了春节，灶头更是派上了大用场。娘在灶台上忙着煎蛋饺、烧鸡鸭鱼肉、蒸年糕、炒青菜，我们小孩也帮着母亲拉风箱添柴火……灶头下，娘拉着风箱往灶膛里添柴火，红红的焰火一闪一闪，她的眼眸在火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，脸色和衣服也都映照出温暖的颜色。

腊月廿三，娘早早起来做“送灶”仪式，在灶台正中的香炉里插上一炷香，然后在两边各点亮一支香烛，再放上水果、什锦糖等供品，将煮好的糯米汤圆放在灶台上敬灶君公公。接着，神情庄重地向灶君公公跪拜，嘴里念念有词：愿灶君公公玉帝奏善事，多言好事，愿玉帝保佑人间来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。在她的心中，灶头是生命的中心，是神圣的。

那时候，家里拮据，物资匮乏，但娘用勤劳的双手，变着法子在灶头上烹调出各种农家土菜，尽其所能地为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提供营养。日月如梭，暮去朝来，灶台边的娘一天天苍老，黑发泛起了霜花，腰身不再挺拔……

去年深秋，大哥将乡下老宅整修了一番。因为那顶灶头没用了，又占空间，于是就将灶头也拆掉了。

一天，娘又一次回到了老家，当她看到屋里的那顶灶头——那曾经陪伴她数十年带来温暖和希望、心中的灶神突然不见了的时候，她发火了，责问为什么自说自话拆掉灶头。我们兄弟几个都慌了神，赶紧安慰娘说灶头占空间，平时又不用，如果要烧东西，还有液化气灶头。

娘看到一切无可挽回，只是伤心流泪……

母亲的菜地

□张剑峰

块地该种什么、要浇什么、可摘什么，心里一清二楚。

春夏秋冬，寒暑易节，母亲随季节种植不同蔬菜。种菜时，她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掠过松软的土层，把那些带着体温的种子洒在芳香的泥土里，用田盖覆盖一层薄土。在土块眯合眼睑的刹那，她的嘴角挂着一轮微笑，这是希望的种子，等待满满的收获。春天，她播种茄子、辣椒、苋菜；夏天，她播种黄瓜、苦瓜、豆角；秋天，她播种萝卜、青菜、芹菜；冬天，她播种大白菜、茼蒿、生菜。

有时我们嘴馋，会跑到菜地里看有什么好吃的。看到黄瓜之类的，就直接上前粗暴地扯下来，不小心把藤蔓拉断了，会让母亲心痛好几天。若被她看到的话，会大声喝住，之后小心翼翼地教我们怎么摘，边教边说要对人家轻点，不要做“断子绝孙”的事情。记忆中，她的菜地里就是一张明艳的水彩画，豆角开着

素颜的紫色花，黄瓜开着明丽的黄色花，青椒开着纯洁的百色花，母亲就是这张画的作者。

为防淘气的鸡鸭猫狗牛槽踢菜地，母亲用毛竹在四周围上栅栏，并在路口留一扇小门，方便进出。人是不需要防的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菜地，大家种的菜都差不多。忙不过来时，母亲会叫我们打下手，翻地、拔草、敲土、做垄、挖坑，每一个程序她都亲自把关。那时我们老是嫌菜长得太慢了，不停地去菜地里看，母亲说菜有脚的，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。果不其然，有一天突然发现菜地里已是生机盎然。

现在，母亲年近八十，随我到大城市生活，没有机会种菜了，也不需要种了。市场上有琳琅满目的蔬菜，想吃啥就买啥。但我还是怀念母亲的菜地，因为那里可以播种希望的种子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还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。

五星红旗

□王海

用烈士的献血染成的一个颜色
红里透明，熠熠生辉
在我那双仰慕而崇敬的眼神里
飘扬着前仆后继的影子

又是团结，又是革命
七十载的目光凝视这高高飘扬
没有炮火下的长征
意气风发，踏着共和国生命的节拍

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升起的魅力
随着义勇军进行曲
沐浴着城楼上的太阳
连边陲的小草都能感觉到流进了红色的血液

大地辽阔，上下不忘初心
始终如一地洒下热汗，倾注热情
山河尽染啊，国旗更红
红土地上的金黄也显得特别光明、美丽……

行道迟迟

——记画家舒明浩

□枫肥

舒明浩在青浦文化界，是卓有声誉的老画家。今年八十有二，进入耄耋之年，紧跟时代，有微信朋友圈，名曰：书名号。

老先生个子不高，脸清瘦，皮肤白净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灰白相间的长发略显几分飘逸。与之攀谈，声音浑厚，中气十足。

认识舒老约有七八年，直至我参与编辑青浦一画报《湖畔艺坛》（现已停刊），向主编提出给舒老做一个专版，才有真正的互动。今年春月又受邀写篇青浦版画的稿子，便专程上门拜访，如此有了来往。

己亥年对于青浦老艺术家们值得一记。金秋十月，画家岑振平“水乡情韵——岑振平水彩画展”暨捐赠仪式在青浦博物馆举行，青浦籍的老艺术家们，陆寿钧、张自申、舒明浩、翁志勋等汇聚一堂，那天并首发《水乡情韵——岑振平水彩画选集》一书。在画册的第一页是折叠的书页，内附题文《同行新安江读岑振平画作有感并记》是舒明浩挥毫书写。

舒明浩比岑振平大两岁，先后钟情于丹青，毕业于不同艺术学校，有相同爱好，性情亦相似。舒老在2008年时，把从艺50年来精心创作的版画、国画、瓷器作品70余件，全部作品捐赠给青浦区博物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文化馆

等。其中数十幅作品曾入选“上海市百景画展”、“上海市楹联书法展”等，并在上海市“江南之春”画展中多次获奖，图书馆、博物馆相继举办捐赠仪式。可见老先生心胸、境界非同常人。

捐赠已有十年有余，如今舒老笔耕不辍，近日发现他在追忆年少时场景。他在画室里指着速写本上的一个画面说：“这是陈贯一的家，桥后面的那户是李瑞钧的家，另一边是施家鱼行施云青的老家。”他们是同学，都出生在古镇朱家角，具有悠久历史，浓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古镇，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。老先生工画善书爱诗词，拿出平日摘录的旧体诗词，根据绘画作品所需，随机再修改，寄怀。

岁月易蹉跎，但谈到在1980年，青浦画院让他负责组织一个团队专供版画，最终召集十五位，参加第二届“江南之春”画展。春节皆不回家休息，在朱家角文化中心集中搞创作到深夜，有次被人反锁在办公室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提及，开怀大笑。

老先生人品高洁，心源正直。原本工版画，如今年事已高，体力不支，刻好版画之后，印刷得需要学生来帮忙印时，考虑再三，决定放下版画，开始专心国画与书法。早年受教于于希宁、王企华、张鹤云、杨松林诸老师，国画

始终在身边。曾有一幅俯视古镇朱家角的国画获得首届“江南之春”二等奖。其才情丰沛且谦卑，在画室里给我看扇面时，略带愧疚言：“字写得不好。”其书法自有魏晋遗风，又渗透汉简的章法，笔墨浓淡枯湿凝重自成一统。山水画作品融入版画情愫，令人回味；有小品寥寥几笔，疏密有致，开合自如，彰显婉约；几幅大写意作品，泼墨，淋漓酣畅，收拾精微，使人看着神情气爽，心胸开阔。绘画作品立意高、寓蕴深，气韵为先，视角别具一格。

老先生还热衷于乒乓，认为可动手、动脑、动四肢，并获可喜成绩，因乒乓协会年龄限制，也放下了。从水印木刻获得头奖到放下版画，从捐赠所有作品到放下乒乓，其间忽略从事美术教学等，多次放弃深造机会。树舍灿烂夏花，得华实秋果；鸣蝉舍弃外壳，得自由高歌。《易经》中有曰：“大舍大得，小舍小得。”舍得既是一种处世的哲学，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。

又常言：字如其人，画如其人。舒老笔名舒迟，亦如其人。词典《广雅》说：迟，晚也、缓也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有云：行道迟迟。还求一枚“多少心烦事磨于水墨中”印以自勉。迄今已逾耄耋，中更沧海桑田，又历风霜雪雨，但仍朴实厚道、淡泊名利。

老先生之思想，进取包容，志虑卓越。可见狷介有度，俨然君子之风。近年常乘地铁到海上艺术沙龙交流，在艺术路上，在舍与得之间，慢慢行走，令后生们可敬、可学、可歌。